

2026 SJTUMUNC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MODEL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上海交通大学 南洋模拟联合国大会

背景文件

BACKGROUND FILE



目录 Contents

欢迎辞	1
一、 委员会介绍	3
1.1 基本信息	3
1.1.1 概述	3
1.1.2 组成情况及选举规则	3
1.1.3 现任主席团及成员国	3
1.2 主要职权	4
1.2.1 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职权	4
1.2.2 人道主义事务部分	4
1.2.3 指导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4
1.2.4 管理部分	5
二、 萨赫勒地区基本介绍	5
2.1 地理条件	5
2.1.1 地理位置	5
2.1.2 自然条件	6
2.2 社会文化	6
三、 萨赫勒地区现有治理问题	7
3.1 经济发展	7
3.1.1 农业	7
3.1.2 工业	8
3.1.3 服务业	8
3.2 生态安全	8
3.2.1 旱涝灾害和沙漠化	9
3.2.2 生物群落的消亡	9
3.3 政治环境	10
3.3.1 军事政变	10
3.3.2 内战、跨国冲突与恐怖主义活动	11
3.4 公共卫生	12
3.4.1 传染病	12
3.4.2 公共卫生产品	12
3.4.3 清洁水资源	13
3.4.4 人居环境	14
四、 现有治理行动	15
4.1 “萨赫勒五国集团”与“萨赫勒国家联盟”	15
4.2 非盟和其他非洲国家	15
4.2.1 非盟	15
4.2.2 地区大国	16
4.3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6
4.3.1 粮农组织	16
4.3.2 联合国难民署	17
五、 域外大国或政治实体在本地区的博弈	18
5.1 欧盟	18



5.1.1 经济援助	18
5.1.2 关于政治体制的担忧	18
5.2 中国	19
5.3 俄罗斯	19
5.4 美国	21
六、案例分析：萨赫勒地区治理难题的历史根源	21
6.1 乍得和法国、美国的关系	21
6.1.1 与法国的关系	21
6.1.2 与美国的关系	22
6.2 布基纳法索独立自主的尝试	22
6.2.1 独立前的准备	22
6.2.2 独立后的政权更迭	22
6.2.3 经济发展的尝试	23
6.3 苏丹内战与南北分裂	23
6.3.1 历史背景	23
6.3.2 三次内战	24
6.4 新殖民主义的渗透	25
供思考的问题	26



欢迎辞

尊敬的各位代表：

欢迎来到 2026 年上海交通大学南洋模拟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场。

萨赫勒地区，横跨大西洋到红海，处在撒哈拉沙漠与苏丹草原之间，既是地理上的过渡地带，也是民族、宗教与文化的交汇带。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承载着多样文明与古老记忆的地区，却长期被贫瘠而脆弱的自然条件所困。干旱、荒漠化、水资源短缺，构成了这里最基本的生存挑战；而政治动荡、疾病肆虐、恐怖主义蔓延等因素又雪上加霜，使萨赫勒地区始终难以走上正常、平稳的发展道路。

萨赫勒地区的治理难题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有着深厚而沉重的历史渊源。近现代，殖民者对非洲的人口和自然资源进行了残酷的掠夺，破坏了本地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生态环境。殖民者罔顾历史文化传统，肆意划分边界线，以致今日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相去甚远的民族被划分到同一国家，或同一民族被粗暴地分隔在边界线两侧。这种人为的割裂与重组，为日后的冲突和动荡埋下了无数隐患。二战后，世界殖民体系瓦解，萨赫勒国家纷纷取得独立，然而经济结构的单一、文化教育和科技水平的落后、卫生医疗的缺乏等情形始终宿弊难清。加之前宗主国、美苏两霸的势力介入，萨赫勒各国的独立自主尚且难以保证，遑论取得长足发展。

萨赫勒地区是所有非洲国家乃至全体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缩影。后殖民时代，许多国家虽然取得了独立的主权国家地位，但是仍受到前宗主国或超级大国势力的影响，难以实现深层次社会变革，持续在国际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全球南北方国家发展的鸿沟越来越大，实现南方国家之和平、安定与繁荣似乎仍然遥遥无期。萨赫勒地区的困境，不只是一个地区的问题，它折射的是整个全球南方在发展道路上的危局、困局与变局。

因此，讨论切实提高萨赫勒地区治理能力的办法，有利于我们从一个典型地区出发，思考全球南方发展面临的深层挑战。身居一个常被“国际主流媒体”忽视的地区，萨赫勒地区的民众已经经受了难以言说的苦难。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对话合作、拿出具体方案，才可以尽快地帮助萨赫勒地区摆脱发展困境，终结当地人民所承受的人道主义灾难。这不仅是对萨赫勒地区民众的责任，也是对全球公



平与正义的承诺。

尊敬的各位代表，你们能为这片古老而苦难的土地带来什么改变呢？

若有任何未尽事宜，欢迎致信主席团：

徐柳杰 potatohsuliujie@stu.pku.edu.cn

陈曦 whendaybreak@sjtu.edu.cn

胡睿 13122239069@163.com

咸计宇亮 xiaoliang2042@sjtu.edu.cn

本会场主席团
2026 年 10 月 10 日



一、委员会介绍

1.1 基本信息

1.1.1 概述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以下简称“经社理事会”），是根据《联合国宪章》处理人口、世界贸易、经济、社会福利、文化、自然资源、工业化、人权、教育科技、妇女地位、卫生及其他有关事项的联合国机构，也是协调联合国内部各专门机构的经济和社会工作的机构。经社理事会于 1945 年依照《联合国宪章》设立，是联合国的六个主要机关之一。

1.1.2 组成情况及选举规则

经社理事会一共有 54 个理事国，其席位按地区分配，其中非洲占 14 个、西欧及其他各国 13 个、亚洲 11 个、中美洲、南美洲 10 个、东欧 6 个席位，其中每年的三分之一即 18 个由联合国大会选举而出，任期 3 年。^[1]由于可以连选连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通常能当选为经社理事会理事国。每一理事国有一个投票权，理事会的决议以到会及投票之理事国过半数表决之。^[2]

经社理事会的主席团在每年 7 月的组织会议上由全体理事会会员国选举产生。主席团的主要职能是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协助下提出议程、起草工作方案和组织举办会议。

1.1.3 现任主席团及成员国

经社理事会现任（2026.7-2027.7）主席是阿马尔·本贾马（Amar Bendjama，来自阿尔及利亚），副主席是托菲格·穆萨耶夫（Tofig Musayev，来自阿塞拜疆）、萨拉胡丁·诺曼·乔杜里（Salahuddin Noman Chowdhury，来自孟加拉国）、胡安·巴勃罗·维加斯·托雷斯（Juan Pablo Vegas Torres，来自秘鲁）。^[3]

2026 年 6 月 4 日，第 80 届联合国大会全会投票改选经社理事会部分成员。目前经社理事会的成员国有：亚太地区的孟加拉国（副主席国）、中国、印度、

[1] 参见《联合国宪章》第 61 条、联合国大会第 2847 号决议，A/RES/2847(XXVI)。

[2] 《联合国宪章》第 67 条。

[3]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团》，无发布日期，<https://ecosoc.un.org/zh/about-us/bureau>，访问日期：2026 年 10 月 10 日。



日本、黎巴嫩、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非洲地区的阿尔及利亚（轮值主席国）、布隆迪、乍得、科特迪瓦、吉布提、肯尼亚、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非、坦桑尼亚、赞比亚；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海地、墨西哥、巴拉圭、秘鲁（副主席国）、圣基茨和尼维斯、苏里南、乌拉圭；东欧地区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副主席国）、克罗地亚、波兰、俄罗斯、乌克兰；西欧及其他地区的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4]

1.2 主要职权

1.2.1 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职权

经社理事会负责监督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的各类机构。这些机构包括经社理事会的下属机构——各区域委员会、职能委员会及专家机构等，还包括联合国各基金、计划署和专门机构。经社理事会促进协调一致地落实联合国在经济、社会及相关领域的会议成果，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在三个层面上均衡发展，向各会员国提供政策指导。因此，经社理事会对联合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各项工作都有着重要影响。^[5]

1.2.2 人道主义事务部分

经社理事会的人道主义事务部（Humanitarian Affairs Segment）是一个独特的平台，它将联合国成员国、联合国各机构、人道主义与发展领域的合作伙伴、私营部门、受影响的社区聚集在一起，协调各方态度，充分利用不同主体的技能和资源，以更好面对日益复杂且旷日持久的危机。每年 6 月，这些合作伙伴们会探讨并决定如何最有效地应对那些最新产生的、最紧迫的人道主义问题。^[6]

1.2.3 指导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4]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员》，无发布日期，<https://ecosoc.un.org/zh/about-us/members>，访问日期：2026 年 10 月 10 日。

[5]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协调部分》，无发布日期，<https://ecosoc.un.org/zh/node/5713>，访问日期：2026 年 10 月 10 日。

[6]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人道主义事务部分》，无发布日期，<https://ecosoc.un.org/zh/what-we-do/humanitarian-affairs-segment>，访问日期：2026 年 10 月 10 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四年一次的综合政策审查（Quadrennial Comprehensive Policy Review, QCPR）评估联合国各项发展援助活动之有效性、效率、协调性及影响力。联大为整个联合国发展体系制定总体政策方向，经社理事会则负责监督整个体系的运作情况，同时提供指导，以协调和提升联合国发展体系在帮助各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成效。^[7]

1.2.4 管理部分

经社理事会通过管理会议（Management Segment）在联合国发展体系中发挥协调作用。管理会议的参与者包括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经社理事会的各区域和职能委员会及专家机构，还有联合国各发展机构、基金和计划署的代表。

该会议全年范围内都会召开，以审议并批准各机构在经济、社会、环境等相关领域的最新报告。这些报告帮助经社理事会对毒品、犯罪、地理空间信息等各领域形成其专业见解。管理会议上的讨论和决策有助于联合国发展体系在各种长期存在和新兴的问题上开展持续的、有效的合作，尤其是那些复杂且需要妥善应对的问题。^[8]

二、萨赫勒地区基本介绍

2.1 地理条件

2.1.1 地理位置

萨赫勒（阿拉伯语：ساحل，英语：Sahel，意为“边缘”）是非洲北部撒哈拉沙漠和中部苏丹草原地区之间的一条东西长超过 3800 千米的地带，从大西洋延伸到非洲之角，横跨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尼日利亚、乍得、苏丹、南苏丹和厄立特里亚 10 个国家。

[7]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指导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无发布日期，<https://ecosoc.un.org/zh/what-we-do/oas-qcpr>，访问日期：2026 年 10 月 10 日。

[8]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管理部分》，无发布日期，<https://ecosoc.un.org/zh/what-we-do/management-segment>，访问日期：2026 年 10 月 10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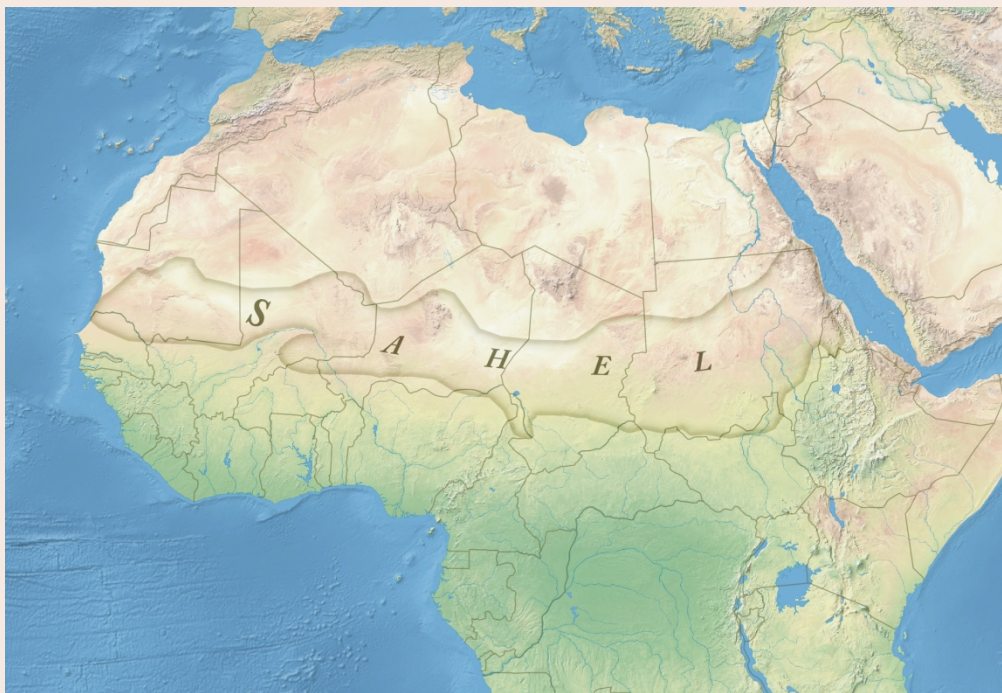


图 1 萨赫勒地区地图^[9]

2.1.2 自然条件

萨赫勒地区的地形总体上为起伏的平原，气候干热，最高、低月平均气温分别是 33-36℃、18-21℃左右，年降水量从南部草原地带的 600 毫米向北部沙漠边缘地区 200 毫米递减，干湿季变化明显，旱涝灾害频发。该生态区的土壤主要为沙质，渗透性强，因此地表常年积水稀少。萨赫勒地区的植被类型主要是稀树草原、灌木草原、草原、半荒漠，植物类型包括灌木、草本植物、小乔木（如金合欢树）和少量大型乔木（如猴面包树）等。^[10]

在刻板印象中，萨赫勒地区似乎是漫天黄沙的不毛之地。然而，这片土地下蕴藏着丰富的资源，除了盐和黄金，该地区还蕴藏着石油、天然气、铁、磷、铜、锡和十分具有吸引力的铀燃料。^[11]

2.2 社会文化

[9] 图源 Wikimedia Commons，作者 Munion，根据 CC BY-SA 3.0 CN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cn/deed.zh-hans>) 协议引用。

[10] Emma Martin & Neil Burgess, "Sahelian Acacia Savanna", September 23, 2020,

<https://www.oneearth.org/ecoregions/sahelian-acacia-savanna/>, accessed on October 12, 2026.

[11] 裴圣愚：《非洲萨赫勒地带民族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 5 月，第 98 页。



伊斯兰教在萨赫勒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伊斯兰教在当地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苏丹、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尼日尔绝大部分民众是穆斯林；厄立特里亚、乍得、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的民众有半数左右是穆斯林。基督教在萨赫勒地区也有一定的影响力，特别是在萨赫勒地区南部，基督教的影响更为显著。20 世纪以来，非洲已经成为世界上基督徒人数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除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外，少部分居民信奉原始宗教和其他宗教或不信教。多样的宗教信仰带来的冲突为萨赫勒地区的治理带来了不少阻碍。^[12]

萨赫勒地区和整个非洲一样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单是在乍得湖周围，就有卡努里人、豪萨人、富拉尼人、舒瓦阿拉伯人、布杜马人、图布人、科托科人、图阿雷格人等 70 多个民族，而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历史，^[13]这为萨赫勒各国的现代国族构建带来不小阻碍。

三、萨赫勒地区现有治理问题

3.1 经济发展

3.1.1 农业

萨赫勒地区的国家虽已摆脱殖民统治，但仍延续着殖民时期的单一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下，种植业占据主导地位。在萨赫勒五国（见 4.1.2），农业作为最大的单一经济活动，占据了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 40%。而大部分农业活动是小规模的自给自足型旱地农业。由于灌溉设施有限，这种农业活动严重依赖不稳定的季节性降雨。畜牧业亦是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 以上。当地主要饲养骆驼、牛、山羊、绵羊等牲畜。^[14]

农业虽然是萨赫勒国家的经济命脉，但该地区国家对农业投入较少，农业基础设施缺乏，生产手段落后，机械化和水利化水平偏低。随着气候变化，农牧民资源矛盾进一步激化。萨赫勒地区的农业产量普遍较低，单位面积产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许多粮食长期依赖进口。在武装冲突、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和高粮

[12] 裴圣愚：《非洲萨赫勒地带民族问题研究》，第 18-19 页。

[13] 程实：《乍得湖流域恐怖主义根源分析》，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23 年 11 月，第 40-41 页。

[14] 赵启琛、刘婧文：《萨赫勒五国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的复合传导机制探究》，《中国非洲学刊》2024 年第 3 期，第 83-84 页。

价的综合影响下，该地区的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不断加剧。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23 年的研究显示，当年旱季西部与中部非洲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将达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约 4800 万人缺乏安全和营养食品，约 1650 万 5 岁以下儿童面临严重营养不良，其中约 480 万儿童罹患突发严重营养不良；萨赫勒地区经历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第五阶段（灾难性）饥饿的人数将首次达到 4.5 万。^[15]

3.1.2 工业

萨赫勒地区也有少量工业基础，但是发展相对滞后，整体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多数国家的工业以农产品加工、纺织等轻工业为主。由于缺少必要的资金和技术，萨赫勒地带国家始终未能建立起自身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依靠资源型产品的出口，而这类产品的经济附加值往往较低，反过来又进一步制约了自身民族工业的发展。^[16]

不过萨赫勒地区拥有丰富而尚未开发的矿产资源，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毛里塔尼亚拥有丰富的铁矿石，尼日尔是世界第四大铀生产国，乍得、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的石油资源也极为丰富。^[17]

3.1.3 服务业

萨赫勒地区的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多为传统的低附加值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在地区安全局势恶劣的情况下，原先拥有的服务业甚至还会倒退。以马里的莫普提（Mopti）市为例，该市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是马里著名的旅游胜地。它的渔业较为发达，其渔业产品不但热销非洲国家，还打开了欧洲市场，被称为“马里鱼都”。然而，受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公共卫生危机等因素叠加影响，近年来莫普提市的旅游业和渔业遭到重创，导致失业问题愈加严重，成为城市安全的重大隐患。^[18]

3.2 生态安全

[15] 联合国：《最新研究：西部与中部非洲将经历十年来最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2023 年 4 月 18 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3/04/1117177>，访问时间：2026 年 10 月 10 日。

[16] 裴圣愚：《非洲萨赫勒地带民族问题研究》，第 65 页。

[17] 张春、杨琦：《萨赫勒地区安全治理困境探源》，《国际关系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91 页。

[18] 梁凯宁：《马里安全困境长期化和复杂性探析》，《中国非洲学刊》2023 年第 3 期，第 146 页。

3.2.1 旱涝灾害和沙漠化

萨赫勒地区饱受旱涝灾害的侵扰。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末，萨赫勒地区相对湿润，降雨量较为充足。然而，自 1970 年到 1993 年，该地区降雨量骤降，导致长达二十余年的严重干旱，给该地区各国带来重大损失。自 1993 年以来，气候变化更为剧烈，年际间降雨量差异极大，有的年份非常潮湿，而有的年份则非常干旱。据统计，自 1950 年以来，萨赫勒五国共遭遇 60 次干旱事件，占非洲干旱事件总数的 17.3%，其中布基纳法索、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各遭受 13 次干旱，马里 11 次，乍得 10 次。^[19]这些大旱不仅引发了严重的荒漠化，还导致大片牧场植被被破坏，原本固定的沙丘发生移动，形成地表风蚀斑块或流动沙丘。20 世纪 60-80 年代，萨赫勒地区的干旱引发的受灾人数超过两千万人，死亡人数超过五十万，经济损失接近五亿美元。^[20]牧民损失牲畜，农业颗粒无收，农牧业的崩溃迫使大量牧民和农民涌入城市或逃往南方的难民营。

人类活动也加剧了沙漠化。萨赫勒地区传统的游牧业导致了土地的过度利用，牲畜数量过多消耗了大量植被，破坏土壤结构，加速土地退化。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人们过度开垦土地用于农业，进一步破坏原有植被覆盖，使土壤更加脆弱，容易被风蚀。

3.2.2 生物群落的消亡

萨赫勒地区曾广泛生活着多加斯瞪羚、红额瞪羚、长颈鹿等哺乳动物以及非洲野犬、猎豹、狮子等大型食肉动物。此外，在亚欧非大陆间迁徙的候鸟也在萨赫勒地区的湿地生活。然而，近一两个世纪以来，由于猎杀和人类活动，这些物种的数量已锐减至零星分布，不少物种已经濒危甚至灭绝。^[21]

过度捕猎和人类武装活动无疑是重要原因。统计数据显示，非法猎杀动物在萨赫勒这样受人口贩运、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影响的地区更为普遍。此外，由于萨赫勒地区国家治理的缺失，相关自然保护的资金长期匮乏，当地许多所谓的自然保护区实际上形同虚设，民众也缺少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与能力。^[22]

[19] 赵启琛，刘婧文：《萨赫勒五国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的复合传导机制探究》，第 75-76 页。

[20] 刘肖兰：《伊加特的发展与转型研究》，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23 年 11 月，第 29-30 页。

[21] Emma Martin & Neil Burgess, "Sahelian Acacia Savanna", <https://www.oneearth.org/ecoregions/sahelian-acacia-savanna/>.

[22] Universidad de Granada, "Armed conflicts in Sahara and Sahel endangering wildlife in the region", May 2, 2018, <https://www.ugr.es/en/about/news/armed-conflicts-sahara-and-sahel-endangering-wildlife-region>, accessed

3.3 政治环境

3.3.1 军事政变

非洲是全世界政变最多的地区之一。政变曾是非洲国家权力更迭的主要方式，自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以来，非洲共发生了 200 多次政变，其中约一半成功夺权。2000 年非洲统一组织通过《洛美宣言》，规定任何“违宪更换政府”的成员 国将被暂停资格。此后非洲政变一度趋于减少，由 1960-2000 年的年均四次，下降到 2001-2019 年的年均两次左右。但 2021 年以来，非洲发生的政变和未遂政变次数明显高于此前的平均水平，究其原因，从内部看，疫情难控、经济低迷、治安恶化导致社会矛盾加重；从外部看，国际社会对马里、几内亚等国政变仅口头谴责，几乎未实施制裁，而这种默许为军政府的建立制造了有利氛围，可能带来某种示范效应。^[23]

在萨赫勒地区，各国自 2021 年以来接连政变，已经形成了所谓“政变带”（coup belt）。2022 年 1 月、9 月布基纳法索发生了两次军事政变。马里 2020 年 8 月、2021 年 5 月接连发生政变。尼日尔 2023 年 7 月发生了政变。这三个军政府于 2023 年 9 月组成了萨赫勒国家联盟（见 4.1.2）。2021 年 4 月，乍得总统伊德里斯·代比在内战中阵亡，而军方未按照宪法让议长代行权力，而是推举代比之子上台。2021 年 9 月，几内亚发生政变。2021 年 10 月的苏丹政变引发了军事冲突，后来演变成全面内战。

on October 10, 2026.

Jeremy Hance, “86 percent of big animals in the Sahara Desert are extinct or endangered”, December 3, 2013, <https://news.mongabay.com/2013/12/86-percent-of-big-animals-in-the-sahara-desert-are-extinct-or-endangered/>, accessed on October 10, 2026.

[23] 余文胜：《变局下的非洲：危与机并存》，《世界知识》2022 年第 1 期，第 17-1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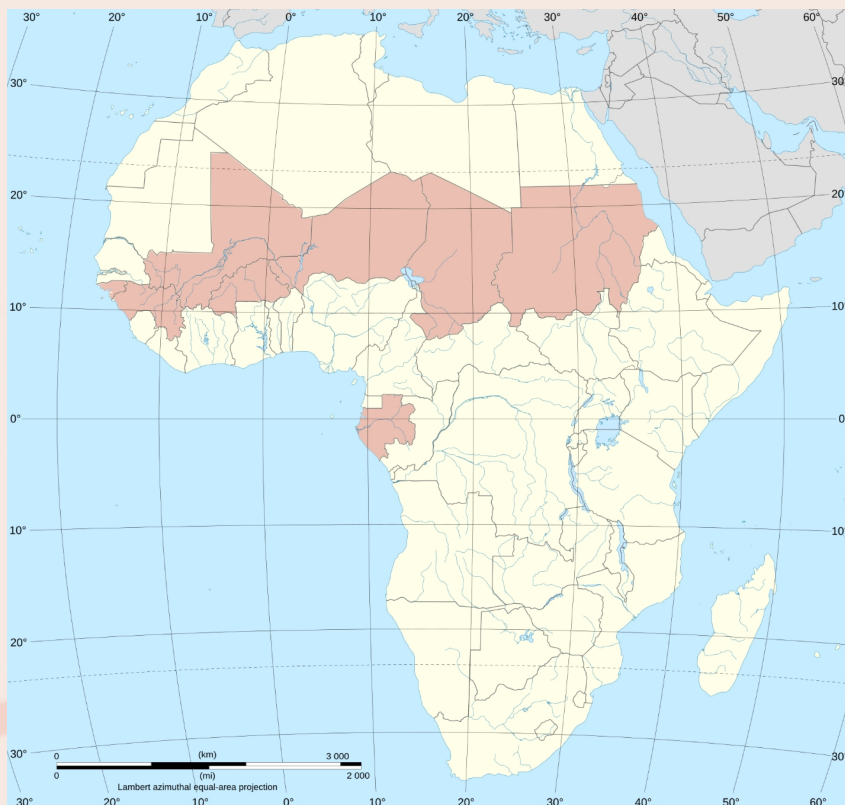


图 2 2020-2023 年间发生成功政变的非洲国家^[24]

3.3.2 内战、跨国冲突与恐怖主义活动

马里自 2012 年以来局势持续动荡，分离主义组织“图阿雷格民族解放运动”（MNLA）寻求在马里北部建立一个新国家，他们吸收了大量曾参加利比亚战争的武装人员。2013 年，随着法国派兵支援马里中央政府，于 2013 年 6 月签署和平协议，民族解放运动成为政党参与和解。然而，马里于 2023 年向安理会要求维和特派团全面撤出。^[25]2024 年 1 月，马里政府单方面终止了《阿尔及尔和平协议》^[26]并对图阿雷格人发动军事打击，地区冲突持续发酵。近期图阿雷格人再一次与极端伊斯兰组织合作，恐怖袭击接连不断。2026 年 4 月 25 日，图阿雷格武装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JNIM）对马里发动大规模联合袭击，斩首马里国防部长。^[27]

布基纳法索 2014 年政变后的动荡为“圣战”武装组织提供了成长的空间。目前布基纳法索境内主要有 JNIM 和“大撒哈拉伊斯兰国/萨赫勒省伊斯兰国”

[24] 图源 Wikimedia Commons，作者 Discombobulates，根据 CC BY-SA 4.0 CN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hans>) 协议引用。

[25] 联合国安理会第 2690 号决议，S/RES/2690 (2023)。

[26] 联合国安理会文件，S/2024/98。

[27] 联合国安理会文件，S/2026/537。



(ISGS/ISSP) 两支“圣战”武装力量，他们频繁发动恐怖袭击，大量破坏基础设施，仅 2024 年就有 1532 人死于恐怖主义相关暴力。^[28]恐怖主义活动严重影响了布基纳法索政府对国土的治理，截止 2025 年 10 月，布基纳法索约有六成领土不受政府直接控制。^[29]

2009 年起，恐怖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便频繁在萨赫勒地区活动。他们认为不符合其极端教义的人都是“异教徒”，对当地村庄发动连环爆炸等袭击，屠杀无辜平民。“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与喀麦隆、尼日尔的边境制造了多起惨案；此外他们还将绑架的妇女和儿童用于贩卖、强迫婚姻或充当童兵。这种行为使许多家庭支离破碎，引起了国际社会对该地区人权问题的高度关注。

阿尔及利亚的恐怖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主要活动在一些地形复杂的丛林山区和边界地区，专门袭击政府军和警察，贩卖毒品、走私汽车和香烟等商品，绑架平民作为人质。AQIM 企图在北非和萨赫勒地区建立一个伊斯兰极端主义国家。

此外，“伊斯兰国”（ISIS）等其他恐怖组织亦在萨赫勒地区活动。恐怖主义活动严重威胁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给综合治理带来了重重阻碍。

3.4 公共卫生

3.4.1 传染病

在萨赫勒地区，季节性疟疾仍是一种严重传染病，当地的疟疾负担仍十分沉重。世界卫生组织（WHO）认定的 10 个疟疾高负担高影响国家中，有 6 个位于萨赫勒地区。据 WHO 统计，该地区每年有大量的疟疾、霍乱病例报告。在萨赫勒这样卫生设施较差、饮用水源不安全的地区，霍乱疫情的发生较之发达地区极为频繁。此外，还有黄热病、艾滋病等传染病在萨赫勒地区广泛流行。

3.4.2 公共卫生产品

萨赫勒地区医药产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对公共卫生产品的生产和供应能力

[28]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25”, 2025, <https://www.economicsandpeace.org/wp-content/uploads/2025/03/Global-Terrorism-Index-2025.pdf>, accessed on October 12, 2026.

[29] Sheriff Bojang Jnr, “Burkina Faso: Will Ouagadougou fall to jihadists?”, October 22, 2025, *Africa Report*, <https://www.theafricareport.com/395752/burkina-faso-will-ouagadougou-fall-to-jihadists/>, accessed on October 12, 2026.



有限，当地居民对预防和治疗这些传染病的公共卫生产品如疫苗、抗疟药物、抗生素等的需求极为迫切。但正规医疗保健的覆盖范围极小，药店极为稀缺，导致居民难以获取到足够的正规药品。且萨赫勒地区的医疗产能不足，相关产品严重依赖进口。这些药品不仅无法有效治疗疾病，还可能对患者造成伤害，严重威胁当地民众的健康，而且干扰正规公共卫生产品的供应和使用。

萨赫勒地区的国家应是全球公共卫生产品的受惠国，在新冠疫情期间却未获得足够的公共卫生产品。虽然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和马里借助“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所提供的有限数量的疫苗启动了接种，但地区内其他国家仍处于等待之中，疫苗接种速度的缓慢拖累了经济复苏的步伐。

2023 年以来，苏丹正面临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3400 万人需要援助，2100 万人缺乏卫生服务，长期战争使本已因疾病和饥饿而削弱的医疗系统陷入瘫痪。卫生机构、救护车、患者和卫生工作者一再遭到袭击，自 2023 年 4 月 15 日以来，世卫组织已核实 217 起袭击医疗机构事件，造成 2052 人死亡、810 人受伤。在苏丹的 18 个州，37% 的卫生机构已然无法运作，冲突区域内医疗机构停摆情况尤甚。^[30]

3.4.3 清洁水资源

萨赫勒是世界上水资源最匮乏的地区之一，该地区人均日用水量仅为 5 升，是世卫组织建议标准的十分之一。水资源稀缺且利用程度低是匮乏的主要原因，萨赫勒地区可供使用的雨水和地表水十分有限且具有季节性，因此萨赫勒地区严重依赖地下水，然而利用率却非常低，乍得仅为 4%，毛里塔尼亚为 13%。^[31]

生活污水排放是萨赫勒地区水质恶化、清洁水资源短缺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当地污水处理设施严重不足甚至根本不存在，大量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和农业污水直接排入河流、湖泊等水体。这些污水中含有大量的病原体、有机物和营养物质，导致水体富营养化，滋生各种细菌和病毒，成为疾病的温床。

萨赫勒农村地区的许多居民主要依赖浅井、池塘和季节性河流获取水源。这些水源极易受到污染，且在旱季时经常干涸。城市地区虽然有部分供水系统，但

[30] 世界卫生组织：《经过三年冲突，苏丹面临更深层次的卫生危机》，2023 年 4 月 14 日，<https://www.who.int/zh/news/item/14-04-2023-after-three-years-of-conflict-sudan-faces-a-deeper-health-crisis>，访问时间：2023 年 10 月 10 日。

[31] Franck Bouvet & Jérémie Toubkiss Moïse, “Water and Sanitation in the Sahel and Adaptation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UNICEF, WASH/RG/01/2023, 2023, p.2.

由于供水设备不完善和基础设施老化，供水范围有限，供水质量也不稳定。只有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拥有稳定的水源供应，超过 2260 万萨赫勒居民仍在受保护的水井和水源，这些水源大多数在农村，且极易受到气候事件的冲击。^[32] 因此，居民不得不寻找替代水源，如购买未经严格检测的瓶装水或从私人商贩处高价购买用水。

Country	At least 'basic' water supply service		At least 'basic' sanitation service	
	National	Rural	National	Rural
Burkina Faso	50%	34%	32%	24%
Chad	52%	44%	13%	5%
Mali	86%	80%	48%	39%
Mauritania	77%	59%	59%	27%
Niger	53%	46%	16%	9%
Senegal	88%	81%	63%	54%

表 1 萨赫勒地区的基础供水和基础卫生覆盖人口情况^[33]

3.4.4 人居环境

在萨赫勒的农村地区，常见的房屋是用泥土、树枝和茅草搭建的简易建筑。虽然建筑材料易于获取，但房屋质量较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亟须现代化改造。城市地区则多为砖瓦房，但快速城市化导致的过高人口密度，叠加热带或亚热带的气候条件，室内卫生条件极其不理想。在照明方面，许多地方仍然依赖煤油灯等传统照明方式，电力供应不稳定，无法满足基本的照明和电器使用需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落后，居民随意丢弃垃圾，导致环境污染严重。交通不发达，农村地区多为泥泞土路，主要依赖畜力运输；城市地区的道路虽然存在，但大多狭窄，车辆老旧且运营不规范。基础设施的落后限制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动荡的证据导致了大量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产生，他们面临的挑战包括但不限于土地、住房和自然资源的获取，基本基础设施和服务，以及社会凝聚力下降。部分流离失所者在学校公共建筑中寻求庇护，或由当地家庭收留。^[34]

[32] Franck Bouvet & Jérémie Toubkiss Moïse, p.8.

[33] Franck Bouvet & Jérémie Toubkiss Moïse, p.3.

[34] UN-HABITAT, "Durable solutions for Internal Displacement in the Sahel Zone", November 1, 2020, <https://unhabitat.org/news/03-nov-2020/durable-solutions-for-internal-displacement-in-the-sahel-zone>, accessed on October 13, 2026.

四、现有治理行动

4.1 “萨赫勒五国集团”与“萨赫勒国家联盟”

萨赫勒地区国家自身开展的治理行动多集中于安全和反恐层面，此外还会进行一些经济与司法互助，其典型行动有萨赫勒五国集团（又称“阿克拉倡议”）与萨赫勒国家联盟的组建。

萨赫勒五国集团于 2017 年在法国的支持下建立，包括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乍得和毛里塔尼亚这五个国家，集团通过共享情报、开展联合军事训练和行动等方式，提高地区整体的军事应对能力，加强对恐怖主义活动的监测和打击。在法国的军事支持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财政与后勤援助下，该集团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建立起一支五千人规模的联合部队，以打击武装恐怖组织。^[35]由于反恐成效未达预期，且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三国接连发生政变，该集团名存实亡。马里在 2022 年退出了萨赫勒五国集团，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也在 2023 年宣布退出，同时三国也退出了西共体。

2023 年 9 月，尼日尔、马里、布基纳法索三国在马里首都巴马科签署《利普塔科-古尔马宪章》，建立萨赫勒国家联盟（Alliance des États du Sahel, AES）。根据该宪章，任一缔约国遭受袭击时，其他缔约国须提供包括军事支持的援助，以期“建立一个集体防御和互助的架构”。该联盟组织了联合部队，旨在打击恐怖组织、跨国有组织犯罪和联盟面临的其他威胁。此外，三国还决定在邦联内部建立一家投资银行并设立平准基金，同时建立了促进人员、商品和服务流通的跨国协作机制。

4.2 非盟和其他非洲国家

4.2.1 非盟

非洲与萨赫勒地区的治理合作以环境治理和安全合作为主，代表行动为“绿色长城”项目与西共体安全协作。

环境方面，非盟领导的绿色长城（Great Green Wall）项目于 2008 年 7 月开始建造，最初目标是在萨赫勒地区种植长 7700 千米、宽 15 千米的植被带，西连

[35]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59 号决议，S/RES/2359(2017)。



塞内加尔，东达吉布提。如今，该计划已演变为一套综合性的荒漠化治理体系，成员扩展至 20 多个国家和组织。其目标是 2030 年修复 1 亿公顷土地，封存 2.5 亿吨碳，创造 1000 万个绿色工作岗位。 [36]

安全方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与萨赫勒地区进行反恐合作。尽管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三国已退出西共体，但出于共同的地缘利益，双方仍在寻求安全合作。2026 年 7 月，ECOWAS 决定与 AES 达成谅解并开展密集对话，以共同应对该区域的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

4.2.2 地区大国

南非和埃及等地区大国在萨赫勒地区的维和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参与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MINUSMA），派遣人员维护马里北部的局势，直至该稳定团于 2023 年终止任务。

阿尔及利亚虽未直接参与维和行动，但承担着调解者的角色，其官方强调支持邻国和非洲国家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并“在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持续汇聚力量、协调方向，特别是通过严格执行联合国、非盟及相关双边、多边机制的决议” [37]。2014 年，阿尔及利亚在马里政府与叛军的谈判中担任协调者。2015 年签署马里和平协议后，阿尔及利亚继续确保协议有效执行。 [38] 2022 年 10 月，阿尔及利亚提出的旨在为萨赫勒-撒哈拉地区的反恐努力注入新动力的倡议并获得了包括阿尔及利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的联合作战参谋委员会（CEMOC）成员国批准。

4.3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4.3.1 粮农组织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北非、萨赫勒和南部非洲落实“绿色长城”计划，目前已在 10 个有“绿色长城”的萨赫勒国家积极开展工作，为这一计划设定基

[36] 新华网：《中非合作论坛 | 综述：从“绿色长城看非洲防治荒漠化进展与挑战》，2024 年 8 月 26 日，<https://www.news.cn/20240826/14c1dd86da8349aaac2b76c69ff56555/c.html>，访问日期：2026 年 10 月 10 日。

[37]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ce of Algeria, “General Saïd CHANEGRIHA, Chief of Staff of PNA, on a working and inspection visit to the Land Forces Command”, April 2, 2023, https://www.mdn.dz/site_principal/sommaire/actualites/an/2023/avril/cem02042023an.php, accessed on October 13, 2026.

[38] Kamissa Camara, “As terrorist groups expand in the Sahel, is Algeria the missing link?”, December 6, 2022, <https://mei.edu/publication/terrorist-groups-expand-sahel-algeria-missing-link/>, accessed on October 13, 2026.



准和进行监测。该计划旨在大规模修复退化的土地，维护当地脆弱的生态系统。具体而言，该计划包括运用当地资源生产多种森林产品，通过创收支持经济增长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该计划还包括加强本地的环境治理感知能力，建立监测和评估系统以跟踪项目进展及后续影响、分享信息、促进各国合作。当地社区正在种植有抗御能力且耐旱的树种，如塞内加尔相思树（其所产的阿拉伯树胶广泛用作食品和饮料行业的乳化剂）和白相思树等，为生产主粮（如小米）和动物草料的土壤增添肥力。^[39]

在粮农组织的技术支持下，萨赫勒地区的粮食安全和创收机会都得到了改善，但距离预期目标尚且遥远。“绿色长城”计划的目标是 1 亿公顷，但截至 2011 年底只完成了 400 万公顷，覆盖面积十分有限，萨赫勒各国的总体生态改善仍然不容乐观。如 2005-2023 年，仅塞内加尔就因农业扩张、丛林灌木火灾、非法采伐及过度放牧等因素，损失近 34 万公顷森林。

2025 年 12 月，“非洲绿色长城计划韧性提升”项目启动，聚焦萨赫勒地区生态与气候韧性建设转型，总投资额 2.22 亿美元。项目受到粮农组织和绿色气候基金（GCF）支持，后者为项目提供了 1.5 亿美元资金。该项目核心目标是推动萨赫勒地区土地恢复、遏制森林资源流失态势，覆盖布基纳法索、乍得、吉布提、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40]

4.3.2 联合国难民署

联合国难民署在萨赫勒地区的工作主要围绕救生紧急援助、难民保护和社会经济包容三方面展开，具体包括难民登记、紧急救济、医疗服务、保护监测、加强国家庇护体系等工作，致力于让流离失所者有落脚之地且自力更生。

目前，难民署正承受着难民激增和财政紧张的双重压力，应对能力严重受限。在萨赫勒地区不断升温的冲突下，难民数量不断攀升，布基纳法索等国共有约 400 万人被迫流离失所，人数较五年前增加近三分之二。急剧增长的难民数量为难民署带来了沉重财政压力，2025 年，难民署呼吁筹集 4.097 亿美元用于萨赫勒

[39] 联合国新闻：《粮农组织：萨赫勒地区“绿色长城”计划投资回报切实可行》，2021 年 11 月 16 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1/11/1094522>，访问日期：2026 年 10 月 10 日。

[40] 新华网：《塞内加尔启动非洲萨赫勒地区气候韧性提升项目》，2025 年 12 月 9 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51209/d8a28e929c3247378f7a76e44c88ed6c/c.html>，访问日期：2026 年 10 月 13 日。



国家的人道主义行动，但截至当年 10 月仅筹集到所需资金的 32%。资金短缺严重影响了身份登记、证件发放、教育、卫生和住所等关键项目的实施，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共有超过 21.2 万名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尚未完成登记，无法解除必要的难民援助。^[41]

五、域外大国或政治实体在本地区的博弈

5.1 欧盟

5.1.1 经济援助

欧盟为萨赫勒地区提供了多次经济援助。欧盟 2018 年 2 月与联合国、非洲联盟以及萨赫勒五国集团在布鲁塞尔举行国际高级别会议。与会各方确定了 4.14 亿欧元的援助资金，以支持萨赫勒五国联合安全部队和加强该地区的发展。根据欧盟声明，其中，欧盟对萨赫勒五国联合安全部队的援助资金将达到 1 亿欧元。

2020 年 4 月，尽管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欧盟仍宣布向动荡的西非萨赫勒地区追加 1.94 亿欧元援助，用于维护萨赫勒地区的安全与稳定；10 月，欧盟向三国追加 4360 万欧元援助，其中 2360 万欧元将用于资助三国人道主义行动，剩余 2000 万欧元将用于资助世界粮食计划署，应对三国面临的粮食危机。^[42]

5.1.2 关于政治体制的担忧

由于萨赫勒地区军事政变频繁以及恐怖主义猖獗，当地的政治体制受到了严重威胁。这些恐怖组织不仅破坏社会秩序，还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和流离失所，使当地政府难以有效行使职能。这种动荡局面不但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也对欧盟利益及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欧盟担心恐怖主义的蔓延会彻底摧毁萨赫勒的政治稳定，甚至使一些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或者被极端组织完全掌控。为此，欧盟最近又加大对这一地区的援助力度。根据最新的消息，欧盟已经决定向西非和中非地区提供总额高达 2.35 亿欧元的援助，其中就包括 7500 万欧元专款用于帮助萨赫勒中部地区，即尼日尔、马里、布基纳法索，用以解决当地的饥荒和难

[41] 联合国新闻：《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应对萨赫勒地区危机的努力》，2025 年 10 月 10 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5/10/1140897>，访问日期：2026 年 10 月 10 日。

[42] 中国新闻网：《欧盟向萨赫勒地区中部三国追加 4300 余万欧元援助》，2020 年 10 月 21 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0/10-21/9318148.shtml>，访问日期：2026 年 10 月 10 日。



民问题，从而减轻该地区近 3500 万人亟待救援者的生存状况，^[43]企图通过加强人道主义兜底来阻止事态继续恶化。

5.2 中国

萨赫勒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潜在的消费市场，中国与该地区国家开展贸易合作，有助于扩大中国商品的出口市场，满足当地民众对各类产品的需求，促进双边贸易额的增长。同时，中国能有渠道进口当地的特色产品，如农产品、矿产品等，进一步丰富中国的资源供应，缓解对石油天然气的单一国家地区的进口依赖。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非洲大陆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同时也向正在寻求现代化、出口市场以及投资的非洲国家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的发展道路。^[44]

此外，萨赫勒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重要延伸区域，中国与该地区国家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人文交流等方面的合作，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强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也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机遇。

萨赫勒地区面临严峻的粮食安全问题，对此中国通过农业技术合作、开展农业培训、援助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提高萨赫勒地区粮食产量，保障当地居民的粮食供应，以缓解粮食安全危机。此外，中国还向非洲“绿色长城”计划提供技术支持，建立防护林以治理沙漠化问题。^[45]中国在毛里塔尼亚建设的中非绿色技术公园已经取得一系列显著成果，100 公顷沙地被成功固定，其中 4 公顷转变为可持续利用的绿洲。^[46]

5.3 俄罗斯

瓦格纳集团是一个由俄罗斯政府支持的私人武装组织，成立于 2014 年。该集团参加了世界各地的武装冲突，包括叙利亚内战、第二次利比亚内战、中非共

[43] 中国新闻网：《欧盟向西非和中非地区提供 2.35 亿欧元援助》，2026 年 4 月 22 日，<https://www.chinanews.com/gj/2026/04-22/10608837.shtml>，访问日期：2026 年 10 月 12 日。

[4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开普敦总领事任发强在〈开普时报〉发表署名文章〈零关税为中非合作带来新机遇〉》，2026 年 6 月 5 日，https://www.mfa.gov.cn/zcfy/202606/t20260605_1133456.shtml，访问日期：2026 年 10 月 10 日。

[4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府网：《中非林草合作 共创绿色非洲》，2024 年 9 月 4 日，<https://www.forestry.gov.cn/main/7380/20240904/161203474788498.html>，访问日期：2026 年 10 月 10 日。

[46] 管克江、邹松：《为非洲绿色发展提供新示范（新时代中非合作）——探访毛里塔尼亚中非绿色技术公园》，《人民日报》2025 年 8 月 13 日第 3 版。

和国和马里的内战，常常站在与俄罗斯政府结盟的部队一边。

瓦格纳集团为非洲各国政府提供军事支持和训练，以换取经济利益，包括采矿权和资源开采合同等。非洲各国出于对西方援助附加条件的失望，遂转而寻求瓦格纳集团作为安全服务的供应商。因此，该集团在非洲大陆迅速扩张，在利比亚、中非共和国、苏丹和马里等地开展业务。^[47]

在 2023 年的普里戈任事件后，俄国防部逐渐将瓦格纳集团的活动统筹进非洲军团（Africa Corps）的架构，非洲军团中约 70%-80% 的人员曾是瓦格纳成员，这确保了专业技战术的延续性。^[48]俄对外情报局（SVR）在萨赫勒地区向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供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情报，同时支持与区域格局重组相关的外交举措。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发生政变后，这些国家加强了对俄关系，退出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并创建了萨赫勒国家联盟（AES）。^[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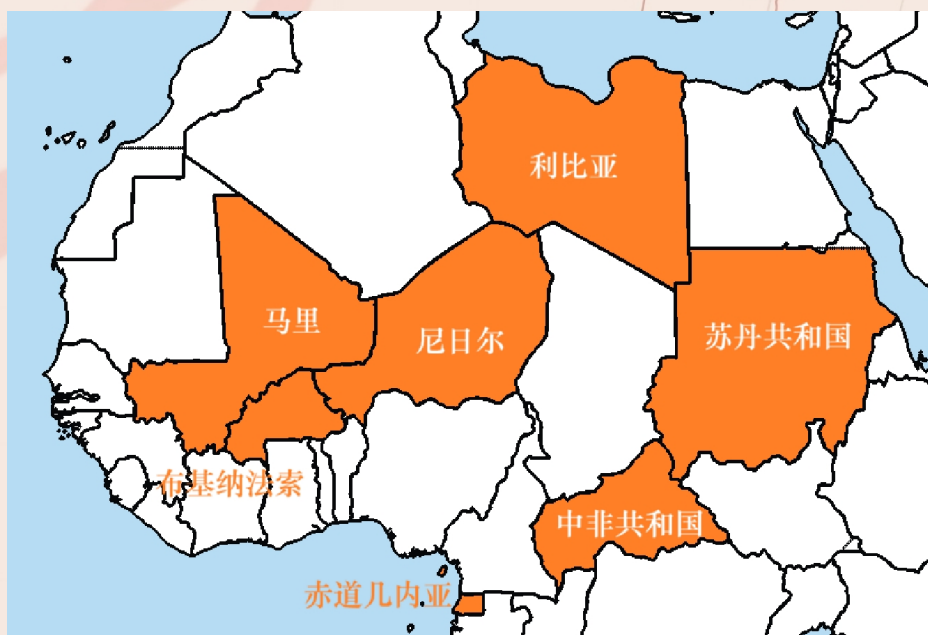


图 3 俄罗斯武装人员在非洲行动的重点国家（截至 2026 年 4 月）^[50]

[47] Samir Bhattacharya, “Wagner’s Final Chapter in Africa”, June 17, 2025,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wagner-s-final-chapter-in-africa>, accessed on October 13, 2026.

[48] Timbuktu Institute, “REPORT - Russia’s repositioning in the Sahel : From Wagner to Africa Corps”, July 29, 2025, <https://timbuktu-institute.org/index.php/toutes-l-actualites/item/1262-report-russia-s-repositioning-in-the-sahel-from-wagner-to-africa-corps>, accessed on October 13, 2026.

[49] Africa Eye, “Investigation says Russian intelligence replaced Wagner’s influence network across Africa,” February 21, 2026, <https://www.africa-eye.com/investigation-says-russian-intelligence-replaced-wagners-influence-network-across-africa/>, accessed on October 10, 2026.

[50] 主席团制图，数据来自 Alexis Arieff,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Lauren P. Blanchard, Andrew S. Bowen, “Russia’s Security Operations in Africa”, April 8, 2026, <https://www.congress.gov/crs-product/IF12389>, accessed on October 12, 2026.

5.4 美国

总体而言，美国在萨赫勒地区的核心利益是反恐与战略资源，前者的博弈对手是恐怖组织、以军事手段为主要博弈方式，后者的博弈对象是俄罗斯、中国等大国，博弈方式多样。

反恐方面，随着美国在非洲整体战略收缩，美军在萨赫勒地区的存在正持续减弱。2022 年前，美国在尼日尔、乍得分别有驻军，与布基纳法索、毛里塔尼亚、马里等国家有军售、训练、情报等军事合作。然而，乍得、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分别发生军事政变后，应当地政府要求，美军在 2024 年从尼日尔和乍得撤军，^[51]在 2022 年与布基纳法索结束军事合作，美军在萨赫勒地区的大规模军事存在彻底结束。最近 10 年内美国已撤退其在非洲 75% 的兵力，已导致美军“很难确认自己是否仍有能力阻止针对美国本土的潜在恐怖袭击”。^[52]虽然美国仍在尝试情报合作、反恐训练等替代方案，但其效果仍有待观察。

战略资源方面，尼日尔的铀和石油、马里的锂与黄金、南苏丹的石油，均具有较高战略价值。美国在此的核心政策是“杀死圣战组织的头目，以换取美国企业获得锂和金的准入”，即所谓“商业外交”。^[53]即使不再直接驻扎军事力量，美国仍能通过军售、斩首打击等方式提供安全和保护，以换取战略资源的勘探权与开采权。

六、案例分析：萨赫勒地区治理难题的历史根源

6.1 乍得和法国、美国的关系

6.1.1 与法国的关系

乍得在 1910 年正式沦为法国的殖民地，由此开始了法国对当地经济和自然资源的高强度直接掠夺，直至 1960 年乍得独立才有所放缓，这使乍得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但在乍得独立后，法国在乍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仍保持着较大

[51] 新华网：《美国将从乍得和尼日尔撤军》，2024 年 4 月 27 日，
<https://www3.xinhuanet.com/world/20240427/91debd1636465ba4032580de6b08d6/c.html>，访问日期：2026 年 10 月 12 日。

[52] Tanya Noury, “ISIS leader killed in Africa as US commander raises force reduction concerns”, MarineTime, May 18, 2026, <https://www.marinecorpstimes.com/news/pentagon-congress/2026/05/18/isis-leader-killed-in-africa-as-us-commander-raises-force-reduction-concerns/>, accessed on October 10, 2026.

[53] AFP, “Washington makes military aid overtures to Sahel juntas”, ABAB NEWS, August 25, 2025, <https://arab.news/6ht87>, accessed on October 10, 2026.



的影响力。法国为乍得提供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帮助乍得政府维持政权稳定，并多次干预乍得的内部事务，支持乍得政府对抗反政府武装，同时为乍得提供经济与基础设施建设援助。^[54]

2024 年 11 月 28 日，乍得外交部长宣布终止与法国的安全与防务合作协议，12 月 10 日，法国开始撤离在乍得的驻军。此举动标志着乍得对法国殖民遗产及其军事霸权的抵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6.1.2 与美国的关系

乍得与美国于 1960 年建交，20 世纪 80 年代，因美国反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且乍得的不稳定可能影响地区稳定，美国对乍得的关注与参与度增加。当时，美国对乍得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帮助后者推翻了利比亚支持的政权，之后美国与乍得政府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支持乍得政府推进治理和稳定工作，鼓励乍得进行民主转型，促进人权和法治等。此外，美国曾向乍得提供一定程度的军事援助和军事顾问等支持。然而，2024 年 4 月，乍得军方以美方驻军缺乏正当性为由，要求美军停止在阿吉·科赛空军基地活动，随后美国计划从乍得撤出大部分驻军，但美方称此调整为“临时措施”。

6.2 布基纳法索独立自主的尝试

6.2.1 独立前的准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基纳法索的民族独立运动日益高涨。1951 年布基纳法索工人罢工，1952 年工人们又参加了法属西非各领地反对种族歧视和强迫劳动的罢工，迫使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海外领地劳动法。

1956 年，由博博人韦赞·库利巴里领导的非洲民主联盟与莫西人领袖萨加纳巴领导的教育非洲群众社会党合并，成立了统一民主党。1957 年 3 月，布基纳法索成立了以韦赞·库利巴里为首的第一个非洲人政府。1958 年，布基纳法索成为法兰西共同体内的自治共和国，为最终独立奠定了基础。

6.2.2 独立后的政权更迭

[54] 新华社：《随笔 | 非洲的觉醒与战略自主——从法国结束在乍得百年驻军说起》，2025 年 2 月 3 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50203/c78ea26ffcf242809d6dbb7ff71c36ef/c.html>，访问日期：2026 年 10 月 10 日。



布基纳法索在 1960 年 8 月 5 日脱离法国独立，定国名为上沃尔特共和国，但独立后由于政党、工会和传统领袖 3 股势力的矛盾，政权几经更迭，形成文官政府和军人政府交替执政的局面。1966 年，军队接管政权，陆军参谋长 A.S.拉米扎纳出任总统兼总理。1974 年 2 月，拉米扎纳宣布禁止政党活动，解散议会，废除宪法，恢复军人执政。1980 年 11 月，一批军官发动政变，推翻拉米扎纳政权。1982 年 11 月，泽博为首的军政权被下级军官推翻。1983 年 8 月，青年军官托马斯·桑卡拉接管政权，而在 1987 年该政权又再次被推翻。直到 2015 年，布基纳法索举行了较为和平的总统选举等一系列民主选举，罗克·马克·克里斯蒂安·卡博雷当选总统，该国政治局势逐渐趋于稳定。然而，2022 年，布基纳法索又在一年内发生两次政变。

6.2.3 经济发展的尝试

布基纳法索经济长期严重依赖矿产和农牧业，尤其是黄金和棉花占据了国家外汇收入的主导地位。其国家领导人亦意识到过度依赖这些资源的风险，因此积极推动经济结构多元化。通过吸引国内外投资，特别是在制造业、旅游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投资，布基纳法索正逐步减少对单一行业的依赖，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6.3 苏丹内战与南北分裂

6.3.1 历史背景

苏丹的南北对立问题由来已久，南北间的宗教矛盾、族群冲突和资源分配不均引爆了三场内战且战火仍在延续，为萨赫勒地区的治理带来极大压力。究其根本，英国“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策略造就了苏丹南北对立的政治格局，而北部政治精英的极力阻挠和埃及“支配尼罗河”的战略野心导致南北分治未能实现，两者共同造就了苏丹延续近 80 年的乱局。

为尽可能降低间接统治成本，英国利用苏丹地区南北的宗教文化差异，人为在两地区实施不同政策，甚至禁止南北地区人员通行。北苏丹居民以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为主，英国一直忌惮埃及等阿拉伯势力对殖民地的渗透，因此将南北地区隔离起来制造战略缓冲区，让北部官员和南部酋长分别统治，减低统治压



力。^[55]

当英国殖民统治逐步退出时，北部政治精英出于“阿拉伯-伊斯兰”的国家构想与对现有国家机器的掌握权，明确要求苏丹作为一个整体独立。英国在苏丹独立过程中就有意识偏向北方，1946 年英国在苏丹启动“苏丹化”时，约 800 个高级行政职位中，仅有 6 个给了南方人，其余几乎全被北方精英占据。^[56]待到苏丹即将独立时，北方政治精英已经把持住行政权力，视南方为“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国家领土”，要对其进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

此时埃及介入又勒紧了将苏丹南北绑在一起的缰绳。1952 年苏丹独立前，埃及就已对美国大使明确表示拒绝接受公开提及“南方”，担忧触怒国内宣言“统一尼罗河”的民族主义者，同时认为统一的苏丹更有利于埃及控制尼罗河流域。^[57]此时原支持南北分治的英国秉持最大化政治遗产的实用主义，附和了北部政治精英和埃及的要求，在 1954 年签署单一苏丹的独立协议，南苏丹的政治诉求彻底落空。

6.3.2 三次内战

南苏丹人民出于对独立协定的严重不满，由部分军队于 1955 年挑起了持续 17 年的第一次内战，南苏丹在战争中损失严重。1972 年双方签订《亚的斯亚贝巴协定》，南苏丹获得一定自治权，但这只是暂时缓解了冲突，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78 年后，原属于南苏丹的本提乌地区发现大量石油，成为第二次内战的导火索：尼迈里政府为将油田控制在手中，重新划定了南北边界，将盛产石油的本提乌地区划归北方，引燃了南北的对抗情绪。

1983 年，苏丹总统尼迈里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伊斯兰法，第二次内战爆发。南方反抗军与政府军展开了长达 21 年的战争，这场战争造成了大量平民死伤和流离失所，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平民伤亡最严重的冲突之一。2005 年 1 月 9 日，南北苏丹签订了《全面和平协议》，继续赋予南方自治权，并确保北方的伊斯兰律法不适用于南方。

2011 年 1 月 9 日，南苏丹进行了首次独立公投，超过 95% 的选民选择南苏

[55] David Nailo N. Mayo, "The British Southern Policy in Sudan: An Inquiry into the Closed District Ordinances (1914-1946)," *Northeast African Studies*, Vol.1, No. 2-3, 1994, pp. 165-185.

[56] P. M. Holt & M. W. Daly, *A History of the Sudan: From the Coming of Islam to the Present Day*, 5th ed. Longman, 2000, p.162.

[57]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 年，第 9 卷，第 2 部分》第 1049 号文件，“驻埃及大使（卡弗里）国务院”，1952 年 12 月 13 日，档案号 745W.00/12-1352，第 1912-1913 页。



丹独立，北苏丹方面依据和平协定承认独立公投结果。同年南苏丹正式独立，成为南苏丹共和国。苏丹南北对立的局势告一段落，但和平为时尚早：2013 年南苏丹因总统和副总统的权力斗争爆发内战，2018 年草草结束，约 40 万人丧生；2023 年苏丹（前北苏丹）爆发内战，军政府两大支柱苏丹武装部队（SAF）与快速支援部队（RSF）兵戎相见，至今尚未结束。

6.4 新殖民主义的渗透

虽然萨赫勒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已经脱离殖民统治，但是殖民主义仍然存在于这片土地上，只是在形式上由旧殖民主义转变为新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是指在旧殖民统治瓦解后，帝国主义国家采用更加隐蔽的手段和方式（如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继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控制和剥削的一种国际关系现象。除了在萨赫勒地区有军事力量存在外，部分西方国家还在萨赫勒地区设立企业与工厂并尝试获取当地矿产资源的开采权，从而大量获取矿产资源。这些西方国家并没有给当地带来相应的经济发展或社会福利改善，而只是将这些国家作为原料产地，最大限度地榨取财富，使得当地经济发展长期滞后，民众生活困苦。^[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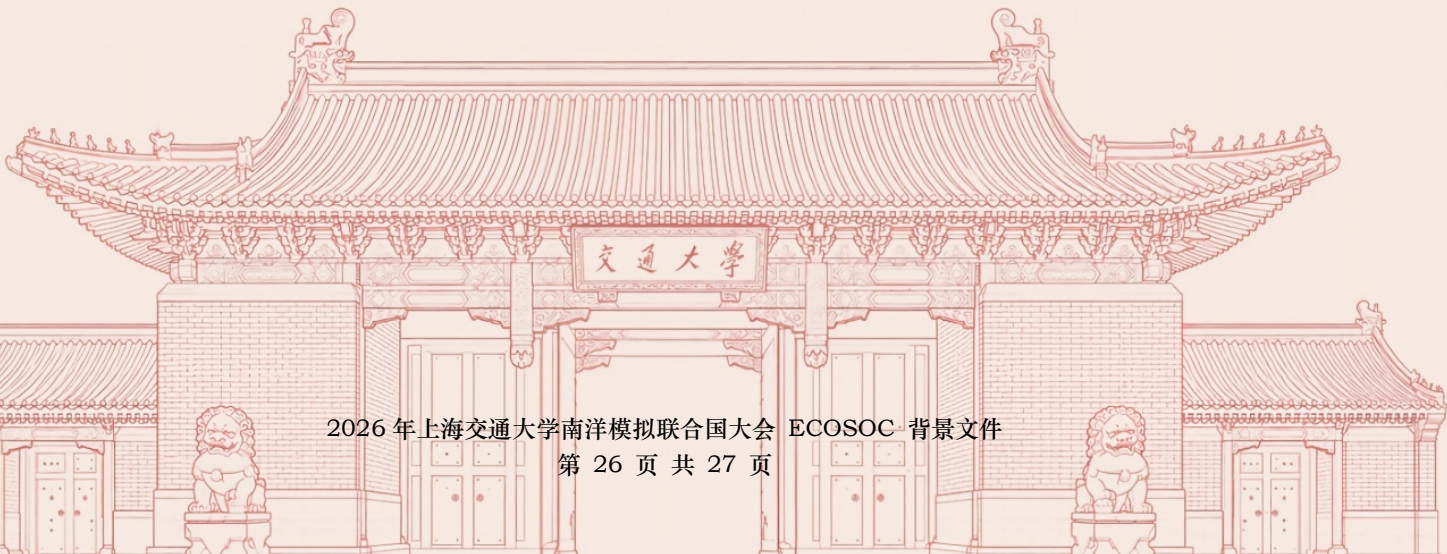
同时，在政治方面，西方国家通过扶持亲西方的政权，利用经济援助、军事支持等手段，帮助这些政权维持统治，以确保其在该地区的利益得到维护。当发生不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政治变革时，西方国家会进行干涉，试图阻止或扭转这些变革。

[58] 新华社：《国际观察 | 非洲国家为何要求西方驻军撤离》，2024 年 4 月 28 日，<https://www2.xinhuanet.com/world/20240428/6bccccf2118146c58602ca07c403da6d/c.html>，访问日期：2026 年 10 月 10 日。



供思考的问题

1. 当地目前支柱产业（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两难抉择如何处理？
2. 萨赫勒地区蕴藏丰富石油、矿产等资源，开发资源可以迅速促进经济发展，也可能加剧环境恶化。在财政紧张、社会不安定的背景之下，如何开发这些资源？
3. 如何处理国际援助和独立自主之间的关系？
4. 生态恶化进一步阻碍了当地人对清洁水资源和宜居居住环境的获取。在当地基层组织度和动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AI 工具使用说明

本文使用 AI 包括：

(1) Google AI 模式：用于资料检索。(2) DeepSeek：用于资料阅读、文章错别字查找。

未使用 AI 进行正文输出。

参考引用说明

本文使用《国际政治研究》引用体例。

(<https://www.jis.pku.edu.cn/Zhushi1407/1104743cn61951382765.htm>)

